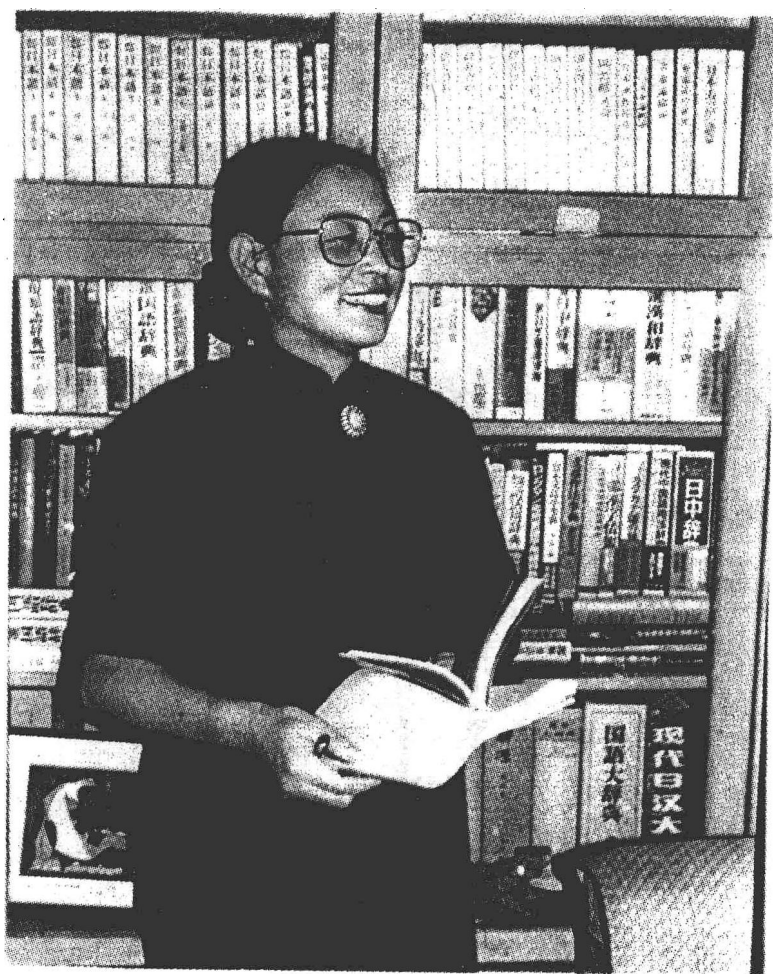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

没有日记的罗敷河

叶广苓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书到用时方恨少



叶赫那拉家族。前排右起第二人为作者的祖父，中排右起第一人为作者的父亲。



父亲与六哥叶广成(立持枪者)、五哥叶广延(阶上坐者)摄于30年代家中



母亲与作者的四姐叶广蓉、五姐叶广芸摄于40年代家中。



1952年，与五姐叶广芸、七哥叶广宏合影（中间为作者）。



1966年，与妹妹在北京站留影（右为作者）



1967年，步行串联，在延安留影。



1968年,离开北京前夕,与同学在天安门门前留影(后排右起第六人为作者)。



1971年,在农场田野里(右为作者)



1980年,当护士的时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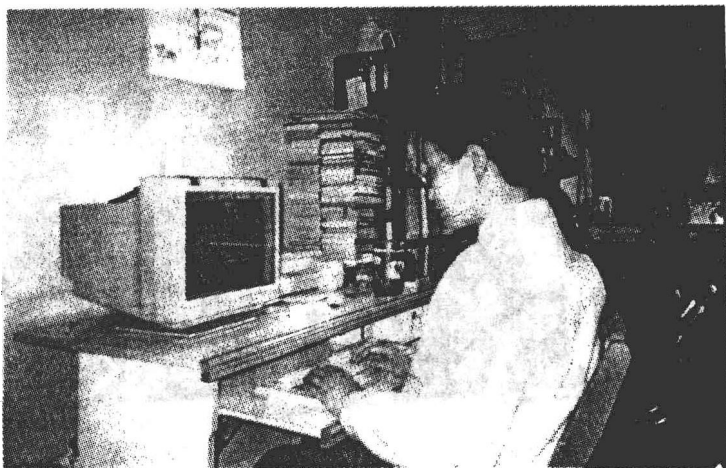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，再去延安。旧地重游，在原地留影。



1997年，与作家们在一起。左起：尤凤书、聂鑫森、王静怡、石钟山、谢友鄞、叶广芬、马津海、阿成、邓一光。



喜欢音乐，闲时也拨弄两下古筝。



1998年，在写《没有日记的罗数河》。

背负苍天的一代（总序）



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应该被忘记，这就是1968年。现在45岁到55岁之间的人，应该清楚地记得那一年。伴随着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发表，数千万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初、高中学生离开父母，打着红旗，背着背包，乘着火车、卡车、马车，从沪上，从京华，从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像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河流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东、塞北，涌向巴山蜀水、版纳丛林，涌向黄土高原、荒漠戈壁，涌向千千万万的山庄、村落、农场。那场面是波澜壮阔的，那情景是激动人心的。从那时开始，演绎出一代人、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，演绎出了共和国的一次新的嬗变。

从生根开花的初衷到席卷回城的大潮，从大有作为的雄心到一无所有的惶惑，从待业的焦虑到寻觅出千姿百态的归宿，从恢复高考的希望到临时工与出国留学的天渊之别，从“文革”10年



浩劫到20年改革开放的震荡，历史给一代人出了一道几乎死谜一样难解的命题。在解答这个命题的过程中，有血的殷红、汗的辛酸、泪的苦涩，有艰难中的求索与逆境中的崛起，也有放弃求索的夭折与沉沦。30年中，一代人跨越两个时代，历尽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如今，在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军中，有的人崛起了，成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；也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在历史潮流的涌进中沉入河床。我无意于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做简单的类比和解释。人是历史的、社会的，同时也是个性的，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总结。但是，在逆境中奋发拼搏，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，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向前走，却是一条成功的公理。我相信，正是靠着这样的力量，许多人走出困惑，走向新生活；也正是靠这样的力量，我们的国家才一次次地从黑暗走向光明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。这套丛书的推出，适逢我国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其意义在于，时隔30年后，向人们提醒，不要忘记这段历史。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陈建功的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、高洪波的《也是一段歌》、肖复兴的《触摸往事》、叶辛的《往日的情书》、赵丽宏的《在岁月的荒滩上》、陆星儿的《生是真实的》、贾平凹的《我是农民——在乡下的五年记



忆》、叶广芩的《没有日记的罗敷河》、张抗抗的《大荒冰河》、毕淑敏的《在印度河上游》、范小青的《走不远的昨天》、王晓鹰的《可怜无数山》等十余部作品。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“知青运动”的亲历者，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，对于这场“知青运动”，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，更为清醒的领悟。相信他们的叙述、他们的辨析，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，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，是有帮助的。

我自己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。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，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也有很多。回想这30年，感觉就像背上了整整的一座苍天。天是厚重的，有千百里高，有亿万钧重；天又是空灵的，不会把人压倒。30年的历史，怎样去看，怎样去对待，我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即使有一个答案，对我自己是适合的，也不见得对别人适合。但是人对于历史，尤其是对于亲身经历的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，不应当忘却，也不应当耿耿于怀。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代人背上的厚重的历史，也不要被它压垮。就像背负苍天，把天背在身上，把脚踩在地上，去求索，去生活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遭际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。衷心地祝愿以“老三届”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长子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，义无反顾地、出色地实践它、完成它！也衷心地希望当代青年能从父兄的历史足迹中，更深刻地去解读历史、去体会人生的经验和教训，清醒、



理智、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的大潮，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“这一代人”的坚实足迹！

姜大明

1998年2月于北京

注：总序作者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、
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。



自序

这本小书写得沉重又轻松。

说沉重，是翻出不愿触动的多年的陈旧。捡看往事，虽一笑带过，但那笑终不是舒心的开怀。那些辛酸苦涩虽已成酒，既要写出来，酿制的原料就不得不细细筛捡、分析。有些章节我是流着泪写的，有些章节是将从未向人道出的事情和盘托出。我不是在写作，而是在一刀一刀地解剖自己。我的长处，我的弱点，我的随和，我的狂傲，我的成功，我的失败……尽在其中。

自己剖析自己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说轻松，是从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的快意。与以往写小说不同，这是在写自己，一个真实的，不加掩饰的自己。这本小书我是一气呵成的，没有提纲，没有写作设计，思风发于胸臆，言泉流于指端，完全是自己跟自己在对话，用不着遮掩什么，也用不着修饰什么，因为我知道，稍有荒腔走板便经不住当事者与亲人的检验，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新鲜的体验。



淋漓尽致的酣畅让人感到活着的美好、写作的幸福。

30年过去了。

我不想对那个时代多加评论，那个时代毕竟走的不远；

我也不想对自己多加评论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往前走。

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个很坏的谎言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起码也有十分之九是真实的。人到中年，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存的意义、责任，反省到了人生的究竟。

年轻时的磨难是一笔财富。翻弄这些财富，是与历史相对的会意，是走过人生的豁达。

不忘却过去，也不为记忆所摧毁。

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：“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，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，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，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。”

我喜欢这段话。我希望从那个时代、从这本书里，给予读者和我本人的不是荒谬和热闹，而是思考。

罗敷河的日子是我生命的精粹，是人生永难忘却的辉煌。

那年月，罗敷河没有日记……

叶广岑

1998年6月



一 京剧《打渔杀家》· 颐和园的寂寞· 父亲

《打渔杀家》是京剧的优秀传统剧目，一名《庆顶珠》，又名《讨渔税》。

说“讨渔税”倒是很直截了当，因为，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，而且，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；说它叫“庆顶珠”就让人颇费解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了。倘若打渔的父女真有宝贝，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，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？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父亲，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，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。他说：“萧恩到县衙去首告，挨了40板子，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。萧恩忍无可忍，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，以献庆顶珠为借口，进入丁府，杀死丁的全家。这便是‘庆顶珠’的由来了。”

但我总觉得牵强，“献珠”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，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，更是喧宾夺主。好在《庆顶珠》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，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，不只我一个。这就好像我“王八丫丫”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，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

我之所以喜欢《打渔杀家》，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。不只是唱，而且还要演，那一招一式，一板一眼，都十分的地道，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做派。至今，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“剧照”。照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，系着带长穗的腰带，装出了一脸的凶恶；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髻口，梳着小抓髻，更是一脸的认真。照片出自20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，相当清晰，画面上的大哥有10岁，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。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，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，也足见《打渔杀家》在叶家的深入。如今，照片上的两位“演员”都早已作古，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传了下来，一直传到了我这儿。

解放前，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，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，旧时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。校长是徐悲鸿，著名画家齐白石、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；王雪涛、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。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，老哥儿俩打小居住在一起，没有红过脸，没有分过家，兄弟孔怀，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。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，而且戏唱得好，京胡也拉得好。晚饭后，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、海棠树下，拉琴自娱。那琴声脆亮悠扬，美妙动听，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。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，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，笙笛锣鼓也是现成的，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。首场便是《打渔



杀家》，《打渔杀家》完了就演《空城计》，然后，《甘露寺》接着《盗御马》，《吊金龟》接着《望江亭》，戏一折连着一折，一直唱到月上中天。

母亲说：“狐仙都出来了，散了吧。”

我们家院深房大，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，狐黄白柳（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长虫）是家神，是不能轻易得罪的。据说，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溜达，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了，不要撞克了。

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，大家这才收家伙，各回各的屋。

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。

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36岁。

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多岁了。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。

虽然没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，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，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《打渔杀家》，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，那是杨小楼、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。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：

山水协清音，龙会八风，凤调九奏；
宫商协法曲，像德流韵，燕乐养和。

这个联是西太后过60岁生日时，亲自撰写